

当代情爱小说

Feng Zhong Mei Gui

风中玫瑰

彬彬 / 编

- ◆ 天使之恋
- ◆ 放释的青春
- ◆ 热情不会退
- ◆ 爱情乱调

延边人民出版社



风中玫瑰

彬 彬 主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中玫瑰/彬彬编 - 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2003,12

ISBN 7-80648-683-6

I.风… II.彬…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F3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8607 号

风中玫瑰

主 编:彬 彬

责任编辑:何晓靖

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邮政编码 133000

经 销:新华书店总经销

印 刷:吉林人民印刷三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4

字 数:31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48-638-6/I·61

定 价:25.00 元



放释的青春

1

198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一个七、八岁样子的瘦弱小男孩急匆匆地走在上学的路上。

他上身穿一件浅黄色短袖衬衣，还没有系上红领巾；下身穿一条白色运动短裤，两侧带有两条红色的竖杠；脚上是一双深褐色凉鞋，没有穿袜子。

斜背着一个绿色的布书包，书包上绣着雷锋的头像以及毛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书包里并没有几本书，有一个铁皮铅笔盒。随着小男孩的走动，书包在身体的一边有气无力地晃动着，因为几支铅笔在铁盒子里碰撞而隐隐地传出了寂寞的声响。那个小男孩就是我。

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

我们学校里有规定，中午学生们必须到学校，在老师的监护下睡午觉，这条规定让许多精力旺盛的孩子们难以接受，其中也包括我。那天天很热，在家吃完了一大碗面条，我就匆匆地赶到了教室。



我满脸是汗，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却不得不在老师的注视下老老实实地躺到长条椅上。那时都是男女生一位，躺到桌子上自然要舒服些，于是男生们都在长条椅上午睡。似乎那时候我们便懂得了怜香惜玉，可能这是男性天生的本能。

窗外有蝉“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长条椅把我瘦弱的身体硌得生疼。我睡不着，于是眯着眼四处乱看。

我发现刘强也没睡着，他看着我不敢出声地笑着，又用手指指脸，我知道一定是汗水把我的小脏脸画得一道一道的。我左边的孙青山不停地抠鼻子，然后在手里搓着，他眯着眼，一副很陶醉的样子，我看了却是很恶心。于是我翻了个身，就看到了右前方的于菲。

刚入学时，老师让我们轮流站在讲台前介绍自己，轮到她时她很大方，用普通话很清脆地说：

“我叫于菲。因为我眼睛大大的，脸圆圆的，所以妈妈叫我洋娃娃。”

于是我们也叫她“洋娃娃”，不过大多都是嘲笑语气。她的眼睛的确挺大，眼珠黑白分明，很清晰的睫毛弯着，脸也确实圆圆的。但我并不觉得她像洋娃娃，因为她的皮肤是棕褐色的，而我印象中的洋娃娃皮肤都很白。以后想起来，她很像是印度人。

那天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上面带着些蓝色的小碎花，



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件非常鲜艳而且时髦的衣服了。我看着她的时候,她睡得正甜,嘴角微翘着,笑咪咪的样子。

我想如果皮肤白一些,她真的很像是洋娃娃。

这时她侧了侧身,一条腿支了起来,于是透过裙子的缝隙,我看到了里面她的内裤,一条完全洁白的内裤。

这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下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兴奋,只是好奇,原来眯着的眼睛反而睁大了。我发现在她两腿之间,确切地说是在她左腿根内侧,有一块5分钱硬币大小的胎记,像浅色的桌子上滴了一块酱油,不大但也挺明显。这时我才有兴奋,身子在长条椅上愉快地一扭。

“怎么了?”老师闻声走了过来。

都怪那破长条椅,我的身子稍一活动,它就吱吱噶噶地叫个不停。没办法,我撒了个小谎说:“我……我想撒尿。”

老师点了点头,往回走的时候,顺手抚了一下于菲的裙子,我再看时,已经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小跑着进了厕所,站在那里掏出了我的小家伙,心里还在想着那块胎记。

我身上也有一块胎记,长在我右边的屁股后面,其实我是看不到那里的,是洗澡时妈妈告诉我的。有一天趁家里没人,我脱下裤子站在镜子前,就看见了那块胎记。

它是暗红色的,在黄色的皮肤上挺显眼。



这时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站在厕所里却根本没有撒尿！我觉得很奇怪，刚才我确实是有点尿意的。

我低头一看，我的小家伙居然调皮地翘了起来。

它比平时硬了，也长了，从皱皱巴巴的包皮里露出一点头，那里有个小眼儿，原本应该出尿的，现在却什么也没有。我很紧张，不知道这是怎么了，也害怕被别人看到。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然后用力缩了几下小腹，想挤出尿来，但依然没有反应。一时间它已不受我控制，那里充血膨胀着，在砰砰地跳个不停。

过了一会儿，我又使劲缩了几下小腹，终于有一股黄色的液体喷了出来，但是只一股，我感觉还有。于是我又缩了几下，又出来一股，这样反复几次，终于尿完了。然后它收缩了，像气球慢慢撒了气，终于像以前那样耷拉了下来，那个头也完全缩进了皱巴的皮里，已经看不见了。

我抖了抖它，甩掉残留在上面的液体，提好裤子走了。

2

我和刘强、孙青山是好朋友，我们都很顽皮，相互住的又不远，所以小学六年里总是形影不离。

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放学以后，我们来到海边的一片



小树林里，孙青山从破烂的书包里摸出了一包香烟，里面只剩了皱皱巴巴的两、三支，估计是他从家里偷拿出来的。那是一盒在当时非常大众化的香烟，售价三角七分钱，外包装没有玻璃纸，烟也没有过滤嘴。

他拿出了一盒火柴，划了火点上了烟。他把香烟叼在嘴上猛吸了一口，于是在嘴里含了一口烟，他就这样含了一会儿，两腮稍有些鼓，然后吐了出来，顿时一团烟雾把他笼罩了起来。他边咳嗽边说：“味道不好，和家里的炉子一样，挺呛人的，我爸怎么喜欢这个？你们尝尝。”

于是刘强接了过来，并很老成地说：“你抽得不对，应该把烟咽下去，从鼻孔出烟。”

果然，他猛吸了一口后把烟硬咽了下去，但马上就强烈地咳嗽了起来，缕缕青烟从嘴巴和鼻孔里冒了出来。

“你也尝尝吧。”

那支烟递到了我面前，还剩一半的样子，冒着青烟缓慢地燃着，烟嘴那里被两人的唾沫湿润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我真不想接这支烟，但在他们的注视下又不得不接了。我只轻轻吸了一口，还没品出味来就匆忙地吐了出来，然后摇了摇头把烟还给了他们。

现在，那片小树林已经没有了，那里盖起了座座办公楼，并且由于沿海，很多的海运公司都在那里办公。



那种牌子的香烟也没有了，现在香烟的包装越来越精美，都带有据说可以减少吸入焦油和尼古丁的过滤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我已经到了可以光明正大地吸烟的年龄了，我却再也不吸烟了。

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刘强问我们：“你们觉得张小青怎么样？”

我实在不明白“怎么样”是什么意思，是问她长得怎么样，还是人怎么样。张小青长得胖乎乎的，在女生里个子算是高的，那时候我们一般都穿一身运动服，就更显出她的一身肥肉。我不知道刘强突然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正在议论着，张小青走过来了。

“唉。”刘强把她叫住了。

“干什么？”

“我那本《小葵花》呢？”

“忘拿了，我明天给你带来。”

“我告诉你，明天你要忘了，我跟你没完。”刘强恶狠狠地说着，顺手推了她胸部一把。

“流氓！”张小青气得满脸通红，转身小跑着走了。

“怎么样？”孙青山不怀好意地问。

“像棉花，软软的。”

然后他们满足地笑了。我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后



来想起来,原来刘强才是真正的早熟,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了男女的差异,并会借机接触一下她们的身体,占点便宜。而我,虽然曾在无意中看到过于菲的内裤,但我那时候从没觉得我们有什么不同,也从没想过要找机会和她接触,哪怕只是多说几句话。

在我 22 岁的时候,我得到一个消息,刘强因色情敲诈、抢劫被逮捕了。

刘强一直学习不好,17 岁时就开始到社会上混了。他卖过菜,倒过衣服,挣过钱,当然也赔过。后来他想了一个挣钱的好办法,从农村招来几个打工妹,让她们浓装艳抹后到火车站、沿海周围,通过色相勾引外地游客,然后引他们到僻静的地方。这时,刘强带着几个人冒充治安人员突然窜出来“捉奸”,先是敲诈钱财,不行就原形毕露,掏出凶器直接抢劫。

他们得逞了很长时间,因为许多人都羞于报案,直到一个人被扎成重伤,才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

这件事后来成了大案,在晚报上也有过整版的特写。青春年少的刘强开创了这个城市色情敲诈的先河,也算是一种年轻有为吧。

心理学家们认为青春期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会决定一个人今后的心理、性格和品质。领导潮流的犯罪学家会根据一个人在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来分析他的犯罪可能和动机。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犯罪学家,但我总觉得刘强的犯罪



和他的早熟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3

上中学的时候,我和孙青山还是同学,有段时间还是同桌,刘强却因学习不好去了一所较差的学校。上初二的时候,孙青山给我带来了刘强的最新消息:“知道吗,刘强和张小青好上了。”

那时候男女之间已不再是两小无猜了,班里也很少有男女同桌,男生和女生接触得多了,就会有人说谁和谁好上了。我想说刘强和张小青好上了,无非是说他们接触得多了一些。其实,那时也有人说我和苗雨好上了。

苗雨就坐在我的前桌。她性格活泼开朗,哪儿热闹爱往哪儿去,根本不在乎是男是女,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假小子。我们经常在课间和自习时聊天。我们都很喜欢古龙的小说,常在一起谈论“小李飞刀”的神奇,陆小凤的智慧勇敢,小鱼儿的聪颖机敏。说得最多的是写楚留香的《桃花传奇》,我们在一起猜测最后楚留香推开门面对的究竟是一个少女,还是万丈深渊。

“肯定是一个少女,张洁洁不会害死楚留香的。”苗雨很肯定地说。

上大学以后我才知道,这个结尾是根据美国的福兰克·斯托



克顿的小说《少女，还是老虎？》改编的。当时我们都不明白爱情的魔力，因而也就很难理解这个结尾的悬念。现在我倒觉得楚留香更可能面对的是万丈深渊，因为爱情是自私的，张洁洁是不会让心上人带着别的女人远走高飞的。

由于我和苗雨接触得较多，于是经常被别人起哄。比如课间我站在走廊上休息，就会有同学跑过来对我说：“看，苗雨来了。”

然后其他同学就会嗷嗷直叫，就像以后《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于是苗雨会侧着身子小跑着从我们身边过去，而我也会有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

本来我觉得我们挺正常的，我只不过是愿意和她聊天罢了，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但这样几次以后，我倒真的很注意她了。她留着一头短发，却总在书包里放着一把小梳子，上课的时候她也会拿出来旁若无人地梳几下，然后晃晃脑袋，拍拍肩膀。这时候，坐在后面的我总会感到有股淡淡的香味飘过来，轻轻地围绕着我的全身，我会感到一股温暖，心也随着恍惚起来。

转眼到了下半学期，天气渐渐暖了起来。一天下午，上课铃响起时，苗雨才匆匆地跑了进来。她穿着一件花格子茄克，没有拉拉链，里面是一件白色长袖汗衫。在她一颠一颠地跑动中，我突然发现在她胸部的位置，在白色汗衫下，有两点黄豆大小的突起一动一动的。这个发现就在一瞬间，她很快就到了她的座位



坐下,而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接着,我发觉我两腿之间似乎也有颗心脏在剧烈地跳个不停,那原本柔顺的小家伙突然硬了起来,直了起来。我怕被别人看见,赶紧翘起了二郎腿,把那个东西挤在两腿之间,又用课本盖住,手放在上边压着。然而它很倔强,无论我怎样挤它,压它,它都不屈服,反而让我感觉那里越来越硬,越来越热。

那天下午两节课的时间我都在和它搏斗,累得我浑身是汗,满脸通红。

放学后,我把手插在裤兜里摁住那里,弓着腰,贼似地跑回家里。那天晚上我的心总也不平静,睡梦里隐约又见到了那两点突起,一动一动的,在挑逗着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感觉两腿间有点湿凉,伸手一摸,是些粘稠的液体,沾了点闻闻,有点儿腥。我想我这两天真是倒霉透了。

从那以后,我常常被这个问题困扰着。苗雨梳头时,活泼地跑动时,清脆地说话时,我那里都会不安分起来。说实话,她其实并不漂亮,但她的一举一动有一种不同于男性的风韵。随着天气温度的升高,她穿的衣服少起来,越发显出身体的曲线。这是完全不同于男性的曲线,柔和,圆润,让我沉迷。我的眼神总被她深深地牵引。

有一天,孙青山塞给我一本书,书名叫《血火大地》,作者是日本的西村寿行。他很神秘地跟我说:“很好看。别让别人看



见。”

那天下午我一回家就打开了这本书。这本书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被暴徒们轮奸了。书里详细地描写着暴徒们如何剥光了她的衣服，揉搓着她的乳房，抚摸着她的下身。看着看着，我感觉浑身热血沸腾，下身也挺立起来。

于是我跑进了厕所，关上门，掏出那东西握住。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好吧，看看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揉着它，搓着它，心跳越来越快，动作也越来越快，终于在感到一阵晕眩的同时，那里有力地喷射出了几股乳白色的液体，然后开始慢慢缩小。我看到那里终于变小了，心中感到很得意，很舒服，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战胜了它。

从那以后，每当我那里再不老实，我就躲到厕所里和它搏斗，并一次次地战胜它。我们家住在大杂院里，七、八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所以每次当我心满意足地从里面出来时，总能看见有两三个邻居在外面焦急地等候。

4

初三开学时，我们发了新课本。上学的时候，我总是对新发下来的课本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喜欢听新书书页翻动时哗哗的脆响，喜欢闻那股淡淡的油墨香味。



在七、八本新书里有一本是《生理卫生》，挺薄的，封面是淡黄色的。

翻开课本，有几张彩页，是人体解剖图，很生动地标明了各个器官。课本的第十一章是“生殖与发育”。

我好奇地翻到那里，看到了男女生殖系统图，但说实话，由于是解剖图，我看得并不明白。在第二节“发育”里，我了解到在青春里，男性开始出现排精。原来我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已经有了排精的经历。而女性在青春期开始乳房发育，并出现月经。

我不禁想到有一次我和孙青山到女生书包里找东西时，无意中翻出一个塑料纸包装的小包。那东西是白色的，摸起来又软又滑，还很有弹性，似乎里面塞着一小团棉花。

孙青山邪邪地笑着，很诡秘地问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我当时其实并不知道，但又不想显出我的无知，于是不屑一顾地回答：“当然知道。”

这时看着书，我隐约觉得，那东西可能和女性的月经有关。而现在的中学生们肯定不会这样无知了。电视、报纸上常有卫生巾的广告，什么日用型的，夜用型的，带护翼的，防侧漏的等等等等。商场、超市里都有一大块区域，花花绿绿的摆了一片，各种牌子的都有，任人挑选。

后来在大学里，我听到了一个上联：“月经带月月戴越戴越



经戴”

月经带是以前妇女们在月经时使用的。它是用布缝制成的一条专用的带子,来月经时就在带子上垫上草纸之类的东西夹在阴部,而带子与腰带系在一起,很稳固。因而需要经常更换的只是带子上的草纸等,而带子是可以长久使用的。这个上联用“月经带”及其同音字巧妙地组成合理的一个句子,据说这是个绝对,至今还没有人能对出下联。

在初三的下半学期,我们终于学到了这一课。老师在黑板上挂了两幅彩图,他很含糊地给我们介绍了阴茎,睾丸,输精管,卵巢,子宫,阴道等器官。后来我们听说,有很多其他的学校根本就不讲这一章,甚至课本的这一部分都被撕去了。所以,我很感谢我们学校保留了我们接受性教育的权利,虽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那时候,我越来越喜欢见到苗雨,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我会感到很开心。晚上在家的时候我会想,明天的苗雨会是什么样子,我该和她聊些什么。但是,我们俩从来没有在一起单独地待过,哪怕只是几分钟,更不要说有过什么亲密地接触了。

而现在的社会已经是越来越开化了,我常能在街上或公交车上看到一对对十五、六岁的孩子说说笑笑,搂搂抱抱,很亲热的样子。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像那只怎么也吃不到葡萄的狐狸,但我不会自欺欺人地说葡萄是酸的,因为我知道那是甜的。



转眼到了要毕业的时候，想到要和苗雨分开，我感到心神不安。同学们在互相传送着贺卡和纪念册，上面写满了互道珍重的话，我想我也该送给苗雨点什么。冥思苦想之后，我选了一本那时很流行的席慕容的诗集《无怨的青春》作为纪念物。

“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请你，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
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
那么，
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瑕的美丽。
若不得不分离，
也要好好地说声再见，
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
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
长大了以后，
你才会知道，
在蓦然回首的刹那，
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
如山冈上那轮静静的满月。”